

# 莫言新书《晚熟的人》：“讲故事的人”回来了

□刘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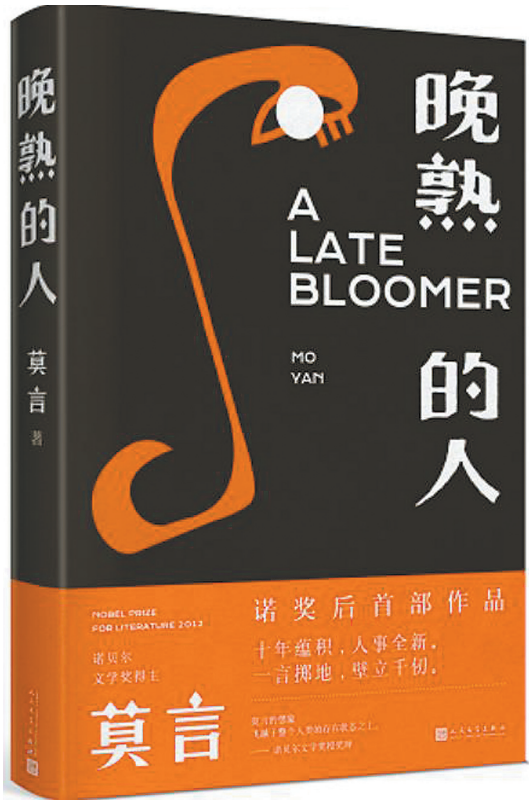
约克纳帕塔法一样已然成了文学地标的高密东北乡，也不过是莫言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构筑的文学幻境。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新作《晚熟的人》中，汇集了他创作的十二部中短篇小说，都是莫言说给大家的“新故事”，依然取材自“故乡人事”，但面貌全新——聚焦当下，融入对于时代新生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十二个故事篇幅紧凑，却各有曲直，新鲜的、骁勇的、星罗棋布的叙述里塑造了一系列“应时而变”的人物，他们像是从我们身边走出去的人，健步如飞，从小说的这头一直奔跑至小说的那一头。

莫言讲故事向来爱用第一人称“我”，《晚熟的人》延续了这一习惯。不同的是，这12个故事中的“我”大都借用了作家本人当下的年龄和身份，莫言真正将自己写进了故事里，毫不避讳地向读者敞开了获得“诺奖”后的生活。读者随着小说里的这位“莫言”，获奖后回到高密东北乡，发现家乡一夕之间成了旅游胜地，《红高粱》影视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窝”和“县衙门”突然涌现，“还有我家那五间摇摇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成了景点”。每天都有人来参观，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甚至还有不远万里而来的外国人。

《晚熟的人》中，莫言改变了他一贯的讲故事的方式，既延续了以往的创作风格，又明显注入了新的元素——汪洋恣肆中多了冷静直白，梦幻传奇里多了具象写实。他的眼光不再聚焦于“英雄好汉王八蛋”，而是转向了那些最平凡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过于真实，仿佛就是从我们身边走出来的人物。正是这样一群人，组成了时代演进中的“常”与“变”。莫言写下他们的故事，好似不经意地在一张白纸上刻下一个又一个坐标。看完这12个故事，所有的坐标都被一条无形的线连系起来，读者才恍然大悟，莫言讲述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时代的潮起潮落。阅读莫言总是刺激的，他的小说世界立体而完整，最终的结果总让我们大惊失色。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曾说：“我

相信莫言得奖后依然会写出伟大的作品，他真的有一种力量，没有人会阻止他。”“诺奖”归来的莫言一直在进行文学上的探索与创新，充满了强劲的创作力量，同时也给予了读者和研究者们宽泛的探讨和研究空间。莫言打破了“诺奖魔咒”吗？看了这本《晚熟的人》，相信每个人自有答案。



《晚熟的人》莫言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8月

## 书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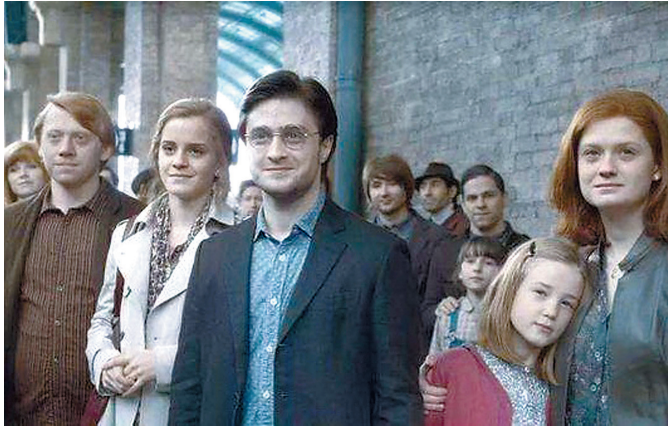
说起赣南较早的白话长篇小说，年纪较大的人很容易记起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赵洪波的《未结束的战斗》和高歌的《孤坟鬼影》两部较有影响的作品。再往前追溯，当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我父亲卢盛勋的长篇小说《风雨残迹》了。

父亲这部长篇小说虽然是在1948年写的，但主题思想还是比较先进的：它以一个学校为背景，写了学校中年轻、开放、活泼、向上的青年教师与年老、守旧、迂腐、僵化的老教师之间的思想斗争。故事情节的开初，是学校热热闹闹、男欢女爱、人气旺盛的兴旺景象，然后，随着人事关系的复杂，人们情感的纠葛，衍生出许多故事来。后来，随着学校的搬迁与解体，昔日热闹的学校顷刻变得冷落了，人们走的走，留的留，各种感情纠葛也烟消云散，一派落寞景象，只剩“风雨残迹”了。这部以卢川为笔名，在落款为“卢川自序于卢村”的《序言》中，大胆地引用了鲁迅的话语，还特地用括号注明是鲁迅语。《序言》文采飞扬，看过的人都说写得好。书的封面“风雨残迹”几个字是用琥珀字体印刷的，封面图案是一个类似三角形的图案内，一个头戴礼帽，身穿呢子大衣的年轻人，手插口袋，目视远方，显得潇洒、洒脱。显然，这是作品中代表青年一代的主人公形象，寓意深刻，切合题旨。书的内页是用当时通用的淡黄色薄纸竖排印刷的，由赣南的一家商务出版社出版承印。稿酬是一沓崭新的钞票，放在家中大衣橱的抽屉里，后来，家里恐钞票贬值，买了谷子堆放在楼上。

我觉得，这应该是父亲以自己在光华中学任教和生活的一段经历为素材而创作的一部作品。光华中学原是九江市的一所影响的中学，听说与上海的光华大学还有某种联系，抗战时期，为躲避战乱，南迁搬来江南名镇唐江镇的卢屋村。一时，卢屋村里热闹非凡，一些或西服革履或穿长衫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居住，村子里到处能听到他们飒爽英语，显现出“留洋”知识分子的不同特点。父亲当时年轻，思想较前卫，自然与“洋”教师们走得更近，也喜欢西服革履。学校生源是来自赣南各地，人员众多，非常热闹。当时的教务长是张瑾之，这是个留英归国的学者，后来调至江西师范学院任英语系主任，再后来，成了江西有名的知识分子代表。张瑾之自光华中学调走后，父亲接任他的教务长之职，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光华中学撤回九江。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任唐江中学教务长兼卢屋村小学校长之职。后调任安远中学任教，任语文教研组长。后又因安远中学当时无高中，又调信丰中学任教，较长时间任语文教研组长。也许，父亲有较浓重的安贫乐道思想，他的前任张瑾之调江西师范学院任英语系主任并成江西名人时，他“窝”在信丰；他当班长时的同学萧昌璞任赣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系主任时，他仍“窝”在信丰；他在唐江中学的老部下肖承贞在江西教育学院当我们的老师时，他依然“窝”在信丰，直至病逝。在这期间，父亲虽然在教学之余也搞文学创作，写过长篇小说《三代红英》、文论之书《语文史话》，江西人民出版社还出版过他的短篇小说单行本，但这一切都在“文革”中散佚了，我手头保存的唯一一本《风雨残迹》样书，也被当作“旧四”交了出去。虽然出版的和未出版的作品都已散佚，但作为赣南文学史志的沿革统计，有关同志还代表市文联向我询问过《风雨残迹》的情况，若父亲还在的话，这也许是一种安慰。

## 书情



## 哈利·波特四十岁系列相关作品将出版

7月31日，是哈利·波特与该系列小说作者J.K.罗琳生日，在作者设定的哈利·波特的世界中，哈利·波特出生在1980年7月31日，今年的这天是他40岁的生日。这个住在姨夫家狭窄的楼梯间的小男孩去到魔法世界已经有23年，而从2000年10月开始，《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哈利·波特与密室》《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的简体中文版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中国的读者也已经陪伴哈利·波特整整20年。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漫长的时间，也是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学院纪念版”的哈利·波特，分别为格兰芬多、斯莱特林、赫奇帕奇和拉文克劳四个学院版本。四个版本共同拥有最新修订的译文，完整收录了小说内容。不同之处在于：每本书都根据自己的学院增加了大量相应的全新内容，如学院创始人、著名学生、知名校友、院长、学院幽灵的简介等等。装帧上，整本书完整复制了英国学院版的工艺，全部使用触感膜封面加烫金、UV、起鼓等工艺，每个“学院”的书口都刷上了标志性的学院配色。

书中也对各自学院的特点进行了调侃：根据海格的说法，大家都认为赫奇帕奇是“一群笨蛋”，但是这个学院产生的黑巫师最少。与霍格沃茨的另外三个学院不同，赫奇帕奇不喜欢吹嘘自己的成就，或夸耀知名校友的功绩——尽管他们学院培养出了三位魔法部部长和世界上最杰出的神奇动物专家纽特·斯卡曼德。而且别忘了霍格莫德村的创始人，伍德库夫特的汉吉斯。如果没有他，今天男女小巫师们的学校生活将会大打折扣——不会有蜂蜜公爵的滋滋蜜蜂糖，也不会有可以拿去吓唬费尔奇的佐科笑话店的大糞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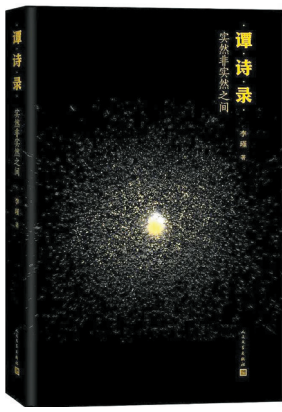
除此之外，罗琳新作《伊卡柏格》中文版图书将在2020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以传统故事的形式写成，但其中仍然有着罗琳作品中常见的主题，如阴谋、冒险、正义，并延续着作者惯用的幽默和悬念。

(高丹)

## 荐书

### 01 《谭诗录：实然非实然之间》 李瑾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6月

如果超越横亘于当下诗坛之上的纷扰吵嚷，如何重新定义诗歌？如何在一个变化的时代坚守诗歌的本质？诗人李瑾在这本突围之作中重新审视了诗歌和哲学、乌托邦、世俗化、虚无、死亡、身体、山水、民族主义、启蒙、自我等概念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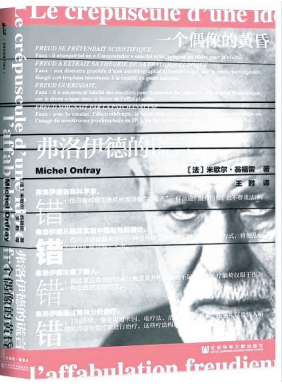
### 02 《天路行军1950：千名女兵徒步进藏纪实》 纪晓松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4月

70年前，1100多名青年女兵负重翻越无数座雪山，越过深壑下无数道刺骨的冰河。后来，她们到了西藏，走向了雪域高原每个地方，直至荒无人烟草木不生的阿里。她们把青春、汗水、智慧，毫无保留地交给了这片土地。



### 03 《一个偶像的黄昏：弗洛伊德的谎言》 (法)米歇尔·翁福雷 著 甲骨文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年7月

哲学家米歇尔·翁福雷直指精神分析学，或者说是弗洛伊德主义，对有关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主义以及精神分析的种种神话进行了反思，提出了质疑，认为弗洛伊德主义和精神分析建构于寓言式的一系列传说之上。



## 毕生求索，终成思想之精华 ——读曹春荣《求索集》——发自红色故都的审视与追问

□朝颜

### 书评

夏日，傍晚。一群热爱着红色事业的人聚在一起，为一位多年呕心沥血于党史研究的老专家捧出的新著《求索集》——发自红色故都的审视与追问》，畅所欲言。他们中有作家，有红色文化研究人员，有党史工作人员，也有红色文化收藏家。《求索集》进入我的案头，洋洋百万言，质朴而厚重。封面是黄的底色，叶坪烈士纪念馆照片为图案，整部书甚至不那么追求设计感，只为将厚实的内容呈现于世。一位老人，在退休之后，仍然将目光投注于中共党史、苏区史和地方文化，仍然没有停止思索和笔耕，仍然在各种报纸、学术书刊中发表成果，这无论如何值得世人敬重。

我犹记得，2016年瑞金市评选十大红色文化传承人，我郑重地为他投票了。投票，是因为发自内心的佩服。这一片真具有极其特殊历史地位的红土地上，拥有这样一位毕其一生的研究者，是为幸也。

人的一生，可以有多种度过方式，有人热衷于升官，有人热衷于发财，有人热衷于享乐。曹春荣老人，则用几十年如一日的热情，贯注于他所热爱的党史研究事业中。从《跋涉集——源自红色故都的思考》到《求索集——发自红色故都的审视与追问》，他一步一个脚印，深耕细作，始终将根须深深地扎进瑞金这片红色的厚土上，为之思，为之辩，为之荣。他用几十年的时间，持续追问历史，追问事件，追问真相，形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研究成果。

我向来以为，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固然有其价值所在。然而真正的史学写作，其过人处必然在于思想的深邃，角度的新颖，挖常人所未挖，道常人所不能道。中央苏区时期，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瑞金战斗和生活过，留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与细节，也留下了诸多思想的光芒。这些，都需要研究人员深入了解，实地踏看，缜密分析，才能结合史实，提炼出真知灼见。

学术界历来多出懒于挖掘和求索的搬运工，百度一下，或拿几本学术书籍借鉴一下，人云亦云，复制加粘贴，成为多数人所谓的成功捷径。然而曹春荣显然不愿意步他人覆辙，他是一个有着自身操守和追求的真正的研究者，篇文章，皆融入了自己独到的观点。譬如开篇《对长征研究与宣传中的几个问题的反思》，文章甫一开头，就对红军长征原因的普遍说法提出了质疑，而后引经据典，逐一夯实自己的论据。从文中可知，他为了寻找问题的真相，翻阅了大量史书，获得了许多有力的论证。在接下来的关于长征计划的保密中，他又深刻阐释了基于环境的险恶和安全的考虑等种种因素，以致红军长征不允许大张旗鼓进行宣

传动员。其中许多史实，并不为众人皆知，可知作者者是花费了功夫的。对人物的功过评判，也并不是非褒即贬，充满了辩证色彩。正如文中所言：“问题是我们如何历史地、唯物辩证地、设身处地地看待它。”通读争鸣篇部分，每一个篇目都站立在历史的高度，思辨而客观看待问题。

事实上，文章的立更象征着人格的立。当今社会，为着谋求利益而为某人某地站台的专家为数不少，甚至还不乏脱离历史真相，另起炉灶，虚构史实，故意行美化或丑化之事的现象。一个人只有人格健全，有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才愿意大费周章，力寻真相，才能在面对现实的时候，仍保持公正的立场。

纵观全书，论说篇内容最为丰富，也最容易陷入枯燥论述的窠臼。但曹春荣始终着意于撇开惯常的思路和风格，开拓新颖的角度与方法。譬如《中央苏区党组织是怎样管党治党的》一文，他用抓来源、抓思想、抓教育、抓作风、抓基础、抓干部、抓典型、抓制度、抓纪律、抓监督十个“抓”字精准地进行了概括，使读者提纲挈领，迅速进入文本内容，读来毫不费劲。而钩沉篇则为读者奉上了许多珍贵的传奇故事，那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人物形象、历史转折，无不在作者笔下重新获得了生机。令人如身临其境，不禁为之唏嘘感慨。

在阅读这部书之前，我曾多次在会议上聆听过曹春荣的发言，知道他并不是一味地行歌颂和赞美之事，而是习惯实事求是，进入人性的内部去评说人物功过。真正的党史研究正应如此，带着体温，带着追问，并永不屈从于权威。曹春荣以毕生之求索，终成思想之精华，可敬可叹也。



2018年12月 第一版